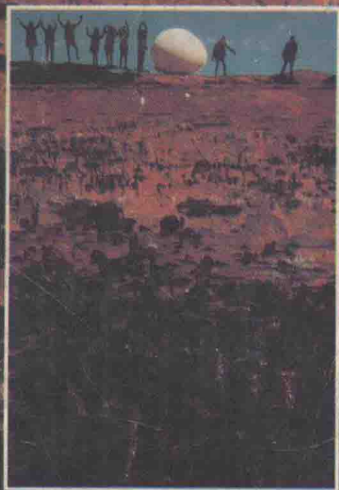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ark, textured landscape painting. At the top, a large, smooth, white sphere sits on a low, reddish-brown hill. Several dark silhouettes of people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horizon, some standing and some appearing to be in motion.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dark blues, blacks, and earthy reds, creating a somber and mysterious atmosphere.

WU ZI BEI



无字碑

葉玉生 著

海峽文藝出版社

[闽] 新登字 05 号

无字碑

叶玉生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27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尤溪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9 印张 2 插页 202 千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34—499—X

I·399 定价：3.75 元

谨以此文追怀英雄的铁道兵！

生命的存在如暴风来去，她的痕迹永远存在

——题记

引 言

起头单道二字：一为谜；二为贞。谜有谜语。《文心雕龙·谐隐》曰：“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又称“瘦辞”、“隐语”。然这乃以某一年代、某一地点、某一环境中某一人物作出谜面，供人猜射，实“语多晦涩”也。贞有贞女、贞妇、贞操、贞节、贞固、贞石之多。单表一个贞石——碑石之美称。“立言贞石，貽厥长世”。又道“功垂贞石远”。立碑刊文，意在传之久远也。然这有碑无文，有坟无碑，立贞不节，又为一谜。

但读者诸君千千万万不要误会，“谜”也，“贞”也，均非拙作立意之本旨。

且听叙来。

8年前——即从公元1977年向前推——有一个1969年入伍的广西兵，他神秘地失踪了。

时人微词颇多：有说他还活着的，却无其形迹；有说他死了的，又不见其墓座。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他就这样，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悠久的谜。

谜！

一个深奥的谜……

1977年。广西籍排长沈毅山在军营隆重举行婚礼。新娘便是驻地襄樊新铁道管理处的一名女工，姓肖，名顺英。

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新娘是新郎心中的上帝。

然而上帝却不存在！……瞬间，星星黯了，幻景灭了——偶像从天上跌落，碎了！

新郎感到耻辱！

新娘不是一个处女。

有人在沈毅山之前夺去了肖顺英的贞操！

谁？！

“谁？！”沈毅山吼道。

肖顺英惊骇地看了沈毅山一眼。随后轻轻地拉过那张橘黄色毛毯，遮住裸露的身躯。她阖上了双眼，脸如大理石般光洁而平静。

“……”

“说，你和谁？”

黑长的睫毛颤动着，眼皮依然耷着，嘴唇蠕动着。
等待。沈毅山要听听这个邪恶而可耻的名字！

肖顺英不肯说。

“我们离婚吧……”

后来，肖顺英极轻声地说。

好吧！

第二天，沈毅山和肖顺英就去办了离婚。

军人哗然。

军营轰动。

1978年秋，部队转移。

沈毅山奉师部命令率领一排战士自鄂入陕，进住月儿潭，担负新建铁道线鄂陕交界地段的警戒巡逻任务。

这段线路全长12公里，全是桥梁隧道，属新建铁路线的险恶地段。东傍莽莽秦岭，西倚滔滔汉江。大型铺轨机刚刚铺到这里，后面就有满载钢轨枕木的火车轰隆隆驶来。汽笛声，沉睡的大山被唤醒了。铁轮滚滚，汹涌的大江被震慑了！

帐篷扎在月儿潭畔。所谓月儿潭，是指汉江边的一湾静水，形似半边月亮。春夏，浑黄污浊；秋冬，清澈见底。岸上是一片礁石。帐篷座落在礁石上，齐整整一排。那翠绿的帐篷从远处望来，好像一片春色点缀汉江岸畔。

扎好营寨。这天，沈毅山布置了巡逻任务后，便披挂出营，踏上新线，意欲沿线走走、看看，对守备区域有个粗略的印象——一片片深灰色的迷雾，低低地压着路面，已经是深秋了，铁路两旁山上的柿林已经光秃，老树阴阴地站着，褐色的苔掩盖了它们身上的皱纹，无情的秋风剥下了它们美丽的衣裳，它们枯秃秃地站在那里——穿过一个约400米的隧

洞，沈毅山往左拐出，踏上一条便道，这是为修建这一段铁路线而筑起的简易公路，盘山绕壁，十分险峻。沿便道而上，即可领略秦岭雄姿，又能鸟瞰汉江东流。

走有一百多步，沈毅山发现前面道旁有一块巨石，约有五六十平方米，看模样似从山上滚落下来的。这一带多属风化石结构，石质松软，含泥，遇到震撼即开裂下滑，便道常常因此而被阻塞。沈毅山走到跟前，便发现巨石四角已用许多片石砌起，是新砌不久的，好像要防止它往下滑动。沈毅山心里不由奇怪起来：这块巨石挡了半条路，让它滑下去不就宽敞了吗？为何还要加固？

疑惑间，沈毅山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牵发全身一阵地牵动。仿佛喃喃、仿佛啜泣……幻觉吗？不，刚才明明听到的，这声音就是从巨石背面传来的。

沈毅山迟疑地移动双脚，轻轻地绕到了巨石的背面。他忽然惊诧了：一个年轻女子正扶在壁上抽搐。

也许是脚步声惊动了她。她倏地回过头来——

她惊住了。

他也惊住了。

肖顺英！沈毅山热恋过的女人。一年前，他们做过“一夜夫妻”。离婚后，肖顺英回她的新铁道管理处，沈毅山仍呆在军营，一年多竟未见面——她怎么会在这里？

也许是“一夜夫妻百日恩”的缘故，久别重逢，带给他们两人的除开惊异，还有一股无可名状的暗喜，耻辱和烦恼都跑到爪哇国去了。都想说些什么，又都不便开口。双方拘谨地“对峙”了几分钟。肖顺英陡然把头一埋，从沈毅山面前匆匆而过。

“你……去哪？”沈毅山忍不住喊。

“我回去。”肖顺英脚不停步，转眼在沈毅山的视野里拉开长长一段距离。

沈毅山从背影看去，肖顺英似比从前瘦了一圈，个子显得更高了，但少了女性的柔和婀娜；她剪掉了羊角辫，留着齐颈短发；穿一套泛黄的旧军装。

非常熟悉又非常陌生的身影，在路弯处消逝了。

“她回哪？”沈毅山好生纳闷。他知道肖顺英老家在陕西白河，什么公社倒忘了。莫非就在这附近？她回来探亲吗？她为什么伤心？为什么跑到这里……莫非她家出了什么事？沈毅山脑海搅起了一层又一层波澜，汹涌澎湃，猛烈地冲撞着他，他竟有点昏昏然了。

“算了吧，”突然一个响亮的声音在他耳鼓鸣响，“又不是我的老婆了，与我何干？”沈毅山冷静下来，细细一想，禁不住在心里发笑：神经脆弱！感情泛滥！我的任务是警戒，巡逻。走！

沈毅山回过头去，沿着便道缓步而上。

下午4点，沈毅山走完了12公里的巡逻线，乘新铁道管理处的轨道车返回月儿潭。

新管处就设在月儿潭车站，距离军营约500米。原来是部队代管的，现在陆续调进了一部分职工，这些职工大都由部队转业过来的，已建了不少的新房。

沈毅山从这些新房前走过去。新房都住上了职工，还有家属和小孩，当他从她们的旁边经过时，她们都用好奇的眼光看他。陡然间，他的双脚钉住了。

肖顺英迎面向着他走来。

她低着头没发现沈毅山，及至跟前，已避之不及，只好硬着头皮从沈毅山的面前走过去，有些苍白的面孔微呈红晕，

极不自然。

她在这里？沈毅山似悟到了什么，可又不明白：她怎么会在这里？……望见她的身影匆忙地趑进前排宿舍的一道门里，砰然一声，沈毅山便如吞了一颗迷丸。

“嘻嘻……”

沈毅山发现有女人探头探脑地朝他窃笑，他脸上一阵飞红，连忙掉头离开了新管处的宿舍。

二

几天后，沈毅山掌握了部分情况。

肖顺英是从襄樊调回来的，快一年了。大概是离婚才迫使她这么做的，军营轰动，新管处亦轰动，不调走脸面还要不要？——怪不得离了婚沈毅山就一直没有见过她，原来脚板底擦油，溜到这大山沟当起“隐姑”来了。

而命运之神偏偏又把他推回到她的面前！

幸好知悉内情的一些战士都退伍了，跟随沈毅山进陕的大大部分都是新战士，要不然，让他们知道“排长的旧情人在这里”，沈毅山有多难堪！

命运在捉弄肖顺英。又好像在捉弄沈毅山。

这天晚上，已经吹过就寝号了。沈毅山解装上床，正朦胧睡去。突然有人将他推醒。值勤的战士吴朝明报告说：“有情况！”沈毅山骨碌翻身下床，跟着吴朝明跑了出去。

他们过了400米的隧洞，向左登上便道，吴朝明指着顶端拐弯处说：“就在那里！”

夜色朦胧。抖颤的空气充溢着大山的芬芳。星星幽微地在夜空中闪烁。

凭印象，顶端拐弯处就是那块巨石。

不见动静。

“刚才我看到手电光，还听到哭声，真的！”吴朝明说。

静。隐隐约约地从山下两百多米的深处送来了湍湍的水声，奔腾不息的汉江永远地哼着一首没有音符、乏味的调子，除此而外，什么声音也没有。

沈毅山犹豫了一下，轻轻地招呼吴朝明：“上去看看。”

忽见一个黑影迎面而来。吴朝明“哗啦”一下拉开了枪栓。

“谁？”

“我……”黑影惊慌失措地顿住了脚步。

沈毅山深怪吴朝明鲁莽，但到了这时，也别无选择了，他一亮手电，看到的是一张苍白而慌乱的面孔。

“是你？……”沈毅山倒吸一口凉气，“三更半夜你跑到这里干什么？”

肖顺英听出是沈毅山的声音，便镇定了。她也亮起了手电，在自己的脚下晃来晃去，扁长的光弧，颤动地托起一条又细又长的影子。

“我要配一个药方，”她说道，“这个药白天不好认，一到晚上，它就会放出一种奇香，闻到它就可以找到。”

她一边说一边就走到了沈毅山的跟前，把一抓草朝沈毅山递来，沈毅山接过一闻，果然奇香异味。

“你什么时候学会看病了？”沈毅山还了草，说。

“什么看病呀，这是药，人家告诉我的……”她欲离去，被吴朝明喊住。

“刚才的手电光是你打的？你听到哭声没有？”

她摇摇头。

“那就怪，刚才我明明听到！”吴朝明挠着头皮望着沈毅山，仿佛做了一场梦。

肖顺英走下坡去了。

“真怪！”吴朝明又嘟囔了一句，“排长你原来认识她吗？”

沈毅山“哼”了一声，未置可否。他不能在一个新战士的面前直陈原委。军人对女人是敏感的。沈毅山至今尚未成婚，但他不能在战士的面前流露什么，哪怕再熬上一年两年——何况，肖顺英根本无法激起他的眷恋。他需要女人。但他不需要她。

他们来到了巨石旁。巨石的干涩的气味里透出了一股淡淡的香火味。他们绕着巨石转了半圈，发现面江的方向，有一堆余火未灭的纸灰，还有数根没有燃尽的香梗。

这是什么意思？

寻求寄托吗？一块平平庸庸的巨石！

立社王吗？难道这一带也有这种封建陋习？

近年来迷信风气回潮，这不能不引起沈毅山的警惕。可时下的迹象却要与一名年轻女子联系在一起，这是他不愿意也百思不解的！为什么？他脑中飞快地掠过了肖顺英“扶壁哭泣”的一幕。看来那绝不是一桩偶然的事，一定有缘故！是因为离婚呢，还是调回这里后又碰上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她结婚了吗？不像。

深深的迷惘不可遏止地攫住了沈毅山的心。除开一堆纸灰和残香，沈毅山和吴朝明在巨石周围再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归营后，一整夜肖顺英的影子总在沈毅山的脑幕叠现，她那匀称的身材，圆圆的脸蛋儿，高高的鼻梁以及深沉的、略带

诙谐的谈吐，不时地唤起他朦胧的追溯。

第二天，不知在一种什么心情的驱使下，沈毅山又来到了那块巨石边。他观察它，他要从它的身上窥见它的秘密。

忽然，沈毅山两眼一放亮，巨石面江的方向，被人凿开了一块宽约 50 厘米、高约一米的平面，未曾修整，凸凹不平。这不是要立碑吗？

谁干的？难道也是肖顺英？

沈毅山下决心要揭开这个谜。

三

这天，天一落黑，沈毅山向副排长交代了几句后，就独自来到巨石顶端便道内侧的石丛里，潜伏下来。

大约 8 点钟左右，一个黑影沿便道走到巨石边。

许是怀疑有人跟踪，黑影回头望了一会，然后才绕到巨石面江的方向。

不久，那方向即亮起了手电光，传来了叮咣叮咣的锤声。

沈毅山蹑手蹑脚地走出了石丛，向着巨石面江方向轻轻地靠近。

沈毅山终于看清了！

一支手电悬在巨石半壁上，肖顺英半蹲着，用一柄小锤敲打着一把宽边平口凿，一锤一锤地企图凿平那块碑位。尽管这是一块半风化的巨石，但由于临崖近渊，面积过小，举手抬足多有不便，凿起来十分费力。听得见肖顺英的喘息声。

沈毅山远远的盯着看，没出声。

不一会，只见她搁了工具，倚在碑位上呼哧呼哧地喘气。沈毅山沉不住气了，故意“咳”了一声，急步而下，喊：“肖顺英！”

如雷轰顶。肖顺英惊恐万状地立起了身，极快地取下了悬挂在半壁上的手电，朝沈毅山这边一晃：“谁？！你……”

“顺英，你这是干什么？”沈毅山决定单刀直入了。

“没什么……”肖顺英慢慢松过了一口气，“你……又查哨？”

“不！”沈毅山说，“我是专来观察你的，我觉得你……”

“你都看见啦？”肖顺英不由睁大了眼睛。

“我都看见了。”

她有好一会不出声。

“顺英，你不会因为……你有什么伤心事，能跟我说说吗？”沈毅山口气几近央求。

她摇了摇头。

“是不是因为我和你离婚？”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那你为什么三更半夜跑到这里来哭？为什么要在这块石头上凿碑？”沈毅山问。

她不吱声。过了一会，她蓦然抬头盯住了沈毅山：“还有谁知道吗？”

“就我一个人。”沈毅山说。

“你打算向外张扬吗？”

“……”沈毅山不知道如何回答她。

“如果仅你一个人知道，我请求你，别向外张扬。”她说得漫不经心却一字一个音锤。停了停，她又补充说，“至少，在我凿碑这段时间，你不要对任何人说。也希望你能关照你

的战士，叫他们晚上不要到这里来。”

沈毅山避开了她的提问而请求道：“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只要你答应我，我一切都会告诉你的。”

“我答应……”沈毅山回答得有点勉强，但情感迫使他答应了。沈毅山心里很激动。他等待着。

但她临时又改变了主意，说：“先回去吧，改天……你是军人，我是老百姓，我们在这里呆久了，万一给人发现，会影响你的。”她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张“纸钱”，点燃后丢在地上。“这是我们这一带人给死者立碑的习俗，也不知道是不是迷信，我照做了，我相信你不会把它当作迷信张扬出去的，你不也是广西人吗？”

难道她还怀疑我是广西人？奇怪。

她说着捡起锤子、凿子准备离去。“本来，我要求调回这里，不完全是因为你和我离婚，我是一恋家乡，二念老父，三是想照看照看这座坟墓，尽一份战友的哀思……”

“这是一座坟吗？”尽管在这之前沈毅山就有了猜测，但他还是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一边离去一边说：“是一座坟。不，它不叫坟！它怎么能叫坟呢？它没有墓碑，没有棺材……”

“他是谁？他是民工吗？他是烈士吗？”沈毅山急不可耐地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

“我也说不清……”她低声说。

“怎么会说不清呢？难道组织上还没有给他下结论吗？”沈毅山说。

“没有……”她说。

她走远了。沈毅山还怔怔地呆着不动。那块巨石刹那间

好像变成了一具僵尸，高高地，可怕地矗立在他的面前。他浑身一颤，身不由己地后退了几步。

她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

四

第二天，沈毅山怀着迷惑的心情，又来到了那座巨石边。这真是一座石冢吗？沈毅山怀疑地打量着它。这座巨石除开底部四角有片石浆砌外，其余部分看不出有丝毫人工斧凿的痕迹。尸体怎么葬进去的？为什么偏偏葬在巨石下？为什么偏偏葬在便道旁？……这一切都是谜！

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太阳把巨石烤得滚烫。一阵山风吹来，从巨石上卷起了一股热浪，火烤火燎地向着沈毅山逼来。石头缝里的杂草抵不住太阳的暴晒，叶子都卷成了细条儿了。

一个念头悠地闪过沈毅山的脑际。沈毅山惊骇起来。

他不敢相信！这怎么可能呢？

沈毅山迫切需要打开肖顺英的嘴！

他对她的应承绝不是一种搪塞，在还没有弄清事实真相之前，他决定不把这件事向任何人透露。他是能够信守这个承诺的。

他等待。“她真的会告诉我吗？她不恨我了吗？……瞧她那吞吞吐吐的模样，她一定另有苦衷。”沈毅山想。但他坚信，只要此事与离婚无关，她就一定会告诉他的。

整整一天，沈毅山没有看见肖顺英。

他踱到新管处的宿舍前，看见她的房门关得紧紧的。

她在躲避他吗？她反悔了吗？

夜。沈毅山又潜伏到便道顶端的石丛里，等待着肖顺英的到来。

黑暗展现出墨色的天鹅绒，掩盖着高山与苍穹衔接的天际。无数星星正发散着亮光，闪着磷色的光辉，织成美丽的图案。山下，那模糊不清的汉江在黑暗中传来不可捉摸的声响。

10点钟。还不见她的影子。

沈毅山只好回营。这一夜，他失眠了。

沈毅山隐隐感到了一种不祥的气息，他不安了。第三天，他一下早操即直奔新管处，他要找到她。

沈毅山先到了新管处的办公室，那儿回话说她在厨房；他又到厨房，一问，说她病了，昨天就没来上班。

厨房只有两个人，除开肖顺英还有一个女的，也是本地人。她操一口很不流利的、夹着陕南土语的普通话。沈毅山请求她帮喊一下肖顺英，她拒绝了他，说：“肖顺英不高兴。”

沈毅山只好硬着头皮来到肖顺英的房前。作为一个军人在没有任何公事的情况下私闯老百姓的住宅（尤其是一个女职工），是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目和议论的。他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和足够的勇气。

“顺英，”沈毅山不高不低地喊了一声，同时用手重重地敲了一下门。不料，门竟给他敲开了。

肖顺英正在房里整理什么，沈毅山见她无恙，才松了一口气。这是一套两居室，前间乱七八糟地堆着杂物、箱柜，好像是刚从外面搬进来似的。桌上、床上满是报纸、书籍、照片……她似乎已料到他会到来，所以一点也不显得诧异。“你自己找地方坐吧。”她招呼他说，仍埋头专心一意干她的事。

沈毅山好生纳闷：“不是说病了吗，哪里是病的样子？”

沈毅山正欲坐下，听见肖顺英叹了一口气，摇着头不知是对他说，还是在自言自语：“都找遍了，就是找不见。”

“找什么？”沈毅山问道。

“一张报纸。”肖顺英答道。

“什么报？”

“《铁道兵报》。”

“找它干什么？”

“登有他的事迹呀。”

“谁？”

“肖朝忠。”

“肖朝忠？……”

下面，就是肖顺英向沈毅山叙述的故事。

五

1969年7月，秦岭南部的坡坡谷谷，悄无声息地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秋色。满山遍野的柿树，从枝叶间透出拳头般的一个个鲜红的果实，沁出一阵阵的诱人的果香。这是岭南人的收获季节（十分可怜的收获），像南方人收割稻子一样。这天，有一个姑娘肩背篓子，爬上了月儿潭的东山坡。她，就是肖顺英。

坡上长着好几棵大柿树。肖顺英选中高崖边的一棵新树正待爬上去。这时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一种古怪的她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肖顺英停下手脚，用目光和耳力去搜索它，渐